



考古編目錄

卷一

詩論序

詩論一

詩論二

詩論三

詩論四

詩論五

卷二

詩論六



詩論七

詩論八

詩論九

詩論十

詩論十一

詩論十二

卷三

詩論十三

詩論十四

詩論十五

海虞瞿氏藏本

詩論十六

詩論十七

正朔一

正朔二

正朔三

卷四

正朔四

正朔五

正朔六

象刑一

象刑二

象刑三

象刑四

象刑五

卷五

三宅三俊一

三宅三俊二

三宅三俊三

舜論

禹論

海虞瞿氏藏本

夫子論一

夫子論二

卷六

中庸論一

中庸論二

中庸論三

中庸論四

莊子論

漢丞相封侯

唐初對御草制

婦人拜

卷七

唐試通晝夜

御藥院掌禮文

古書傳訛

立武后

古詩分韻

君子貴乎道者三

後漢傳會識語

發運司

海虞瞿氏藏本

緡錢省陌

張平叔請官糶鹽

詩窮乃工

子沈子子列子

昭武廟立像

武宗用道士張歸真言斥佛教

史記稱武帝

皇甫湜未必肯師退之

漢持祭滕公

後九月

六奇秘計

後山用僧句意

卷八

華清宮生荔枝

子司

中書舍人對還詔書

年四十而見惡馬

凌烟功臣

名宮闕避忌

外國地理書難信

海虞瞿氏藏本

王書樂毅論

蘭亭

黃庭經

王僧虔論書

羅池碑

民獻十夫

廟在郡國亦名原廟

李藩塗詔

法從

魏徵寢

冠者五六人

天地有限

行不由徑

卷九

周太祖葬劍甲衮冕

僧尼拜天子

愈

舞馬起於景龍間

六典

伏生口訛

海虞瞿氏藏本

北景

左藏火禁

食其

戚夫人生里

郝靈荃

臺諫納副本

中書舍人七員

虬鬚傳

進馬匹二十千

書後謹空

黃帝合而不死

土風

裏行

進止

不怨

卷十

祿薄不可養廉

當時人言時事有不同者

荀卿稱子弓乃仲弓

賢書獻祖廟

海虞瞿氏藏本

秦以前已曾石刻

歐陽易亡

平陽公主

對揚

以征伐利歸臣下利不歸人主說和

便道之官

春夏行刑

貴衆

官俸有儉錢

殺一不辜

馮商續史記

通侯

立講

李賢注令鮮承誤

史記語為漢書所更

水經不純桑欽書

菑縣

秦穆公以人從死

以絹準贓

稅不可合其名為一

海虞瞿氏藏本

少艾

考古編目錄終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一

從千頃堂舊世駿校正
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意者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證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為作也

竹垞本無又曰大雅云五字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疑于是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其列叙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名有詩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天子偶于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

海虞瞿氏藏本

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有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王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

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幽無一詩在數也享
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
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
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箛南籥者詳而推之南
籥二南之籥也箛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
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叅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
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
殘缺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遞相授受
於是初命古未所無者以為國風叅匹雅頌而文王

海虞瞿氏藏本

南樂遂已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
衆擬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為文樂矣不
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
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
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矣諸儒既不敢主二南
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
為何音何類其贊頌為何世何主惟鈞命決之書叙
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
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
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

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誤謬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于箭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

海虞瞿氏藏本

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謂作其言其音大抵皆八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于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也故得齒于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夫闕雎亂于師摯雅頌得所已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意義既曰作則翕純繳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

已夫在樂為作樂在南為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為樂之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從所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

海虞瞿氏藏本

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初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于雅康宣其減魯僖乎

雅加于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
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
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有璵璠命之而曰其中
實雜砮砮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
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
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
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
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頌首歸尊稱之曰王不
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摠
統列國之稱則因天子問黍離于衛鄭其遂以天王

海虞瞿氏藏本

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辯蓋皆
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為歸宿故宜置之不談而已
此皆始于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鑿
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天子剛定詩有南雅頌猶
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
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
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
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
不眩于名耳而至于詩之名目獨詭詭焉是非謂之
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
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為自已所見或託以夫子
所言蓋皆沿之習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原則左
氏荀况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有
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
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雲
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
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况其託說于君子曰者
乃明出左氏臆見故知指采蘩采蘋為風援引頌文

海虞瞿氏藏本

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真
魯府古藏本也真豈可概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
哉荀况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于弓子弓者
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况之言又
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
克已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札古所出也况乃槩曰
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則禮也道義
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性已成元
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
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據信

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
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况直
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况
猶忍忘以為無有則訛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
傳授乎

考古編卷一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二

從千項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詩論六

漢人贗自國風以叅雅頌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
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
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邱伯而浮邱伯
者荀况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
生又以精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芽者也漢
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
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為早出然終西

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為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况說之蔓衍于漢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初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是者若此其盛云爾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

海虞瞿氏藏本

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概取風名加配諸國于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字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實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御名音而大

而下擴字

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色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

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臆出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歌逸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為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

海虞瞿氏藏本

已有如太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出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于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節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

論當否盡刪別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况左氏漢儒以為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夫本大遠也

詩論八

周禮籥章獻幽詩幽雅幽頌則幽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幽詩幽雅幽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類數其篇若名九夏如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推數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

海虞瞿氏藏本

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億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幽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鵠鴉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億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

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為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徒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于四始獨遺國風于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已語獨改幽詩以為幽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幽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

海虞瞿氏藏本

吾取以為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于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音讀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不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說之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歛之幽詩雅頌適與幽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于韶且又在齊其可亦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漢以後語本無確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中矣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叅已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于淫雖哀矣而不至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

海虞瞿氏藏本

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夫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則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

蕩蕩上帝了無附着于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于其不通者則姑斂默而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

海虞瞿氏藏本

知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已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燭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也然而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歲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而以子夏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燭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

而以二字衍

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存也元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是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已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于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序秦故有之序以六

海虞瞿氏藏本

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黑白分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于謝曼卿曼卿之學出于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俱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詩後也鄭氏之于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為鄭語不埃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

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概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詞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燬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太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

海虞瞿氏藏本

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同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于討求遂釐別諸序各置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情事次比可

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
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
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于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
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與刑來自困夫子
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
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考則不
免試于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于析類標卷之間
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

海虞瞿氏藏本

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無札言配合無間因得
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
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國小
雅大雅及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
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
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
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
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
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
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

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抵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于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已例則自為差戾眇札語則有所增益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幽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

海虞瞿氏藏本

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為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天心二雅不繫國土者志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夫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考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已

考古編卷二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三

從千頃堂舊本抄錄出

宋程大昌撰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二

今定

周南

召南視此正定

毛氏

邶栢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國風

今定

栢舟詁訓傳第三

今定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幽視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去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

海虞瞿氏藏本

能盡受則析十詩以為一卷是謂之什非別

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已上自南有嘉魚篇卷已後並毛氏本米標
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為一體不受混雜故
比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
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誤而後與
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
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頗三百一
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

海虞瞿氏藏本

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識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
書璿璣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
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
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已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
獨不傳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
無序古以摠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
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
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
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
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

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
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
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
行亦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于天子學
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
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
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
鄭元皆篤嗜傳習至為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
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
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于子夏則

海虞瞿氏藏本

亦以古序之米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
未必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于何人也若夫鄭元直
指古序以為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
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
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
因切磋琢磨而有會于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
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

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宜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為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位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為南雅頌而為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

海虞瞿氏藏本

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邠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邠大夫其實為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為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唐叔封唐在變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為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于衛今其詩之在頌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為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粹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

國有事于北狄惟漢人為力故中國已不為漢而北
虜猶指中國為漢唐人用事于西故羗人至今尚以
中國為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
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叅之南雅頌
故以詩合詩雜置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
不必更加別異知于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
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
衛武之賓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
若事為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
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貫彼此俱無疑礙故知

海虞瞿氏藏本

其為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
春秋疑于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詩特
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已立程耶故因其所傳之
樂而命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
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公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
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魯則其以分地南北為言
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名獨綴南其下
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

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
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為伯召公安
得伯爵而稱之况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
為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
督蒞也又如甘棠一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
公國燕之後于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
復此疆爾界矣駟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
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也則
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
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

海虞瞿氏藏本

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
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為王者之化因
其在侯服也而命為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
狹而不暢耶此皆不知南之為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國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闕
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為文王之樂也曰從
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為作從奏樂言之又豈不得
謂之作乎闕雎文王固已有之為夫晏朝者之不能
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作始翕

或字衍

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為文樂也
宏之序魚麗也國嘗枚數棠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
是為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閔管蔡之失
道故作棠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
一詩以待之耶左氏所說蓋曰厲王怨鄭欲引狄以
討除之其於國闕墻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于是
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
王其于棠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
吊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為之而宏之于二義
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為誤豈不

海虞瞿氏藏本

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闕雖作于康后而非文王之南
其以棠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為樂則騶章之於邠詩嘗并邠雅
邠頌而比竹以歛矣則安得執為徒詩也曰此不可
億度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
雅頌等之其為詩章焉孰適而當為雅孰適而當為
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固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
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
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

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
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概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
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
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
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
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為世戒是或自為一理也歟
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國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
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
而不得全其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也曰此其
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

海虞瞿氏藏本

頌雖賴周太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
集刪次乃為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
序今與經文並置于學官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相
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
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
不以甚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
不刪則序之發明于詩為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
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為今有其理者亦借古經列
實學官則于詩序乎何疑

正朔一

三正之別寅丑子異正是也而或者有議焉曰紀月
之次首寅訖丑而十二數具者百代之所同也其作
意更改者如秦朔用十月以首一歲則誠異矣而驗
其月建斗杓直亥紀數盈十者未之有改也然堯正
仲春實占星鳥后稷公劉在寅夏間勸相農事其時
詩亦準流火以定七月則皆建寅也至于春秋本周
歷以紀記時變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
書隕霜殺菽皆紀異也使周歷而首寅月則斗建寅
卯水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異也由是推
之謂變歲初而不移月數者非也班固劉歆之論歷

海虞瞿氏藏本

及兩漢諸儒之釋經皆曰夏商周之相繼也寅丑子
相變是謂天地人三統終則復始如循環也五三遠
矣其傳故無幾然猶有可考者莫尚于詩書詩書斷
自唐虞以下為世凡五其朔建丑子者惟商周二代
自唐迄夏即皆建寅不相復也高堂隆謂舜更堯歷
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
據也然則占三從二則帝王建寅者居其大半豈得
謂之相復哉

正朔二

夫子嘗取四代凡制而折衷之於時獨欲行夏蓋歲

若始丑則筮賓不為夏中既違天矣而未遠也若其
始子以占則月方建午時巳紀秋豈不全與天背哉
故惟循夏建寅而後四氣各襲其位也周人亦知建
子之不足以正時矣特牽于舊傳謂不自立一制則
無以見歷數之歸巳則自不容不改矣而于朔易嗣
歲之間酌求其當欲建丑耶則不能有草于商將建
寅耶則夏人固巳為之則其勢不得不出于子
也子雖改建而稽求天令惟寅為協於是參酌三正
兩占而並用焉既初自紀子以為正月旋復標寅以
為正歲此非徒虛存兩名也歷象所著自有參考夏

海虞瞿氏藏本

時之制默存其間世或習矣而不察也然則夏時得
天不必待夫子而後論定蓋武王周公其巳知矣而
歷考先秦古書不見改子用寅起秦何世則秦之十
月其為亥為酉當究所宿而後因革之由是始可考
定也班固之言曰漢興襲秦正倪寬之論漢歷日推
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太初歷法其在立冬小雪則曰
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則秦漢十月
皆建亥也月令雖經漢儒潤益然其氣令悉本呂覽
呂覽者不韋所著正秦書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
中旦七星中則秦之十月建亥甚明特其改用夏時

未見所始耳

正朔三

秦既襲夏首寅則正月者其歲初也不此之始更十月而歲垂盡顧取以為首何也史謂本五勝水王之月是然矣然周之正月既可易之以為中冬則月而建亥何為不可建之以為正月也凡此之意秦固明知而終以不肯者正惟夏時得天不敢屈天以徇已也然則周人兼正月正歲而兩著焉吾於此有稽也周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歷修祠舉事仍按夏時不皆自用其制也六官職掌凡曰孟春仲春季春

海虞瞿氏藏本

中秋^夏中秋中冬者皆周正也而龜人釁龜笑人相笑持變常文而命曰上春故鄭司農以為上春者以夏正言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周正辰戌之月矣柞氏因其已伐而刊剝水火馬則特別異其時而用冬夏二至蓋斬者人也藉人事以信其歷雖用辰戌可也刊馬剝馬如火而化馬苟非其時人力徒施故不容不用二至也辰戌用而周歷信二至用而正歲存求之六官不止一事也土圭表景以迎日推圓筮圓邱^此方澤以祠祀天地適當二至者既皆明著其期以應正歲氣序矣至其天令已及人事當

算字衍

舉而會其令序不在二至無所表別則又異其文而明標之曰正歲十有二月如凌人斬冰杜子春以為夏正之十二月者是也夫正歲有十二月周歷亦有十二月今凌人也越六官正月常例而冠以正歲者以明所用者建寅之十有二月而非周之十有二月也蓋至此書正歲以冠其月而周制用夏者益明白矣

考古編卷三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四

從千頃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正朔四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驟而觀之歲云歲云不過積月十二而周足四其數疑若無分於年矣至太史之職又有所謂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都鄙者苟其歲也年也無所殊異而兼語兩語則周公所書其亦有時而衍文矣諸家至此俱不能究窮其別特不明夏周固有明制不可推也爾雅叙載歲之在辰者於夏曰

以字衍

歲於商曰祀周曰年而唐虞曰載郭璞從而明之曰
歲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今用其言質之詩書
論語具如璞語非臆說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夏人以星名歲之所本也舊穀
既沒新穀既升必從食稻以命一耨則是周人所為
因禾命年之則也何以卒歲曰惟改歲每歲孟春皆
夏語也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禹在唐虞間語亦猶
箕子歸周陳言而猶推本其來曰惟十有三祀不相
雜也若夫周之稱年則純一無他矣秦誓伐商自稱
十有三年而追數舊事亦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也武

海虞瞿氏藏本

是字衍

王克商之後周公輔政之久商周之享國方嶽之朝
狩悉以年紀而論語之百年三年父母之年亦首末
如一也是凡涉歲年者夏商之制無一語相亂也馮
相氏所掌十有二歲者以當歲之一星亘乎十二次
者言之也左氏所謂一星終者是也其曰十有二月
則具十二朔晦者是也占星知變循歲數月而天時
人事孰當從周孰當行夏可以參合無悟故曰以會
天位也天位可會則以夏乘周其無爽矣於是事之
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歲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
則本正歲以若天故歲與年可以交相正而時令先

後可四授之官府都鄙矣今六官歲年異文者若生齒大比則以三年至其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於三歲等之為三十六月焉其大比大計必各有需時待扶始得施其會計者故三年三歲不一其制惜不得盡聞其詳也

正朔五

漢祖入關也以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十月為歲首其謂十月者固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顏師古曰未正歷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為

海虞瞿氏藏本

正月是也前世歷家如邊韶之徒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起歷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王莽閏位當初始元年十一月遂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鳴雞為則改寅用丑矣更始改元年不足三年決未暇及正朔事而光武受命于更始三年遂改建武其置社稷立郊兆復舊服色皆著于史而正朔改否輒無所書固未見其改丑為寅矣魏文之在黃初事事改漢而獨循用漢正明帝以黃龍見山荏縣有

司曰魏得地統正當建丑於是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夫文帝正朔用漢而明帝改漢用丑則是東都固嘗用寅矣而范曄雖於歷志亦不紀序也明帝之正雖誠改丑然不及三年而齊王芳以夏正得天亟更其建於是又改景初四年建寅之月為正月而以景初三年建丑之月為後十二月蓋至此而歲復首寅也

正朔六

明帝詔改丑正也其言也景初之歷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初迎氣禘蒸嘗巡狩

海虞瞿氏藏本

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夫明帝之謂正歲者即周之正歲也其謂景初歷乃明帝自制之歷也丑為正月明帝可得而改也四氣之應夏時者明帝雖欲強出意見不容易也故凡當若天者仍用正歲為斷而其率然建丑持虛名耳宜乎正始以為難用而復建以寅也漢魏去古不遠正始之為臣又多博雅今其改歷建丑而不敢移革正歲其必有所受之則周家正月正歲兼著於時者是其祖也獨怪夫歷家自主其術者曰立數已定推而上之近則獲麟遠則堯典又

為字衍

竹垞本不注闕字

改字下竹垞本亦不注闕字却
有從字

遠而開闢其天行歷筭皆可復其疎密為說甚美而
其疇人自相攻駁固皆具見失實矣至有不待考歷
而知者子丑寅既有三建而月之同用周布十二辰者
無古今也商之代夏改正為丑則其年當虛十二月
矣周之代夏用子更丑秦之十月改闕古亥于其改
建之間法當虛月不以入歷也類而推之王莽代漢
改丑則初始之年亦無十二月明帝自青龍而改景
初其歷亦當盡十一月夫其既虛一月矣則十日十
二辰之相配者其年其歷必當取一甲子有半而附
之他月歷家不聞於此有所稽驗特既數歲年而誇

海虞瞿氏藏本

張其算曰吾之歷却見遠古不知憑何氣數以驗天
行耶

象刑一

舜典曰象以典刑皋陶謨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
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苟况記時人之
語曰象刑墨黥髡嬰共艾畢葑對履殺赭衣而不純
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
良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
章服而民不犯也孝經緯曰三王無文五帝畫象三

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頽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
下罪雜屨而已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
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
髡象而畫之犯宮者扉扶未反扶未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
服此以愧辱之說者雖不能會歸于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
服以愧辱之而不至于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
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持不殺不辜耳而未
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未嘗置刑不用也
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
於刀鋸斧鉞也苟况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

海虞瞿氏藏本

典以審其有無特能推理而辯而曰以為治耶則人
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
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
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楊雄曰唐虞象刑惟明
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雄以肉辟始夏則真謂
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
武二帝詔語亦以為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會集
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剕搯黥苗氏固已有
之帝舜斥數其虐持以不能差罪而遂至于淫用耳
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

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閱
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
論決也况象刑之次每降愈下者方有流鞭朴撻明
謂象刑止于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之
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撻焉是何其不
倫也此自可以理料也

象刑二

孔安國之傳象刑曰象法也法以用刑也以象為法
於義既迂而法以用刑似非六經語度故世因以為
疑至荀况氏出疑異冠服之不足以懲也遂作意直

之字衍

海虞瞿氏藏本

詆以為無有故其言曰象刑不生于治古起于亂今
也象刑虞書嘗兩出又親紀舜語若舍之不據則堯
舜不足祖典謨不作經矣然則何以曰古無全制則
當參其類而求之類既相比則當推其理以究之待
其彼此相質相說以解則古制見矣夫既謂象則必
有形可繪有狀可示也既其可繪可示則凡謂為象
者其必于刑象也焉求之豈容泛言也歷象日月星辰
雖書其軌度於歷然璿璣玉衡正是模寫天形星晷
以致之于書故夏誅羲和謂其昏迷于天象也觀象
作服則誠以日月山龍加采色而繪之於衣後世宗

本其制而差降之其最下者亦以象刑服為名則象刑
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
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
可以代刑則人不信耳

象刑三

周之闕名象魏魏者取其巍巍然也象者實有六典
事物之象畫著其上也司寇之職正月則垂刑象之
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決日而斂之此其為制本
正本有虞也既名為象且可又垂可斂則不止巍然
徒闕而已其觀之上必有具焉則畫刑為象者其是

海虞瞿氏藏本

矣周言刑象命其形也虞言象刑著其成也其實一
也六官皆有職六職皆有具治教政禮刑工隨其事
物有圖寫之其繪事屬刑者則刑官取而垂之魏闕
是為刑象由刑象以推唐虞則象刑云者以有象而
名可類推也魯哀公二年火踰公宮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夫指象魏之象以為
舊章而可藏焉則凡周禮在魯者尚皆有象也管仲
對齊威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為民紀式
權以相應比綴以度韋昭曰設象者設教象於象魏
也夫象設於魏而遺魏可以自見是象不附魏自得

名象魏而無象則觀闕耳象可以離魏而言設則刑之可以循象而為職守是殆一制也况仲之所言象也度也權也皆形器也則象刑之為畫象又何疑哉聖人之設刑也蓋期人之不犯而其肯以不犯者非有畏焉則有耻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世之知義者固遂有耻且格不待致警矣上之不入于德禮而下之未至于無頗藉則墨劓剕宮大辟之用刀鋸斧鉞椎鑿之具先事繪象以昭示之使其觀具生警以不及犯則唐虞之象刑是皆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不愚其民忠厚之至者也

海虞瞿氏藏本

象刑四

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慝為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窮民而讀者書五禁於門閭者諭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憲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經之言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流鞭朴皆士師致刑之具也自流以下不

獨出五刑之刑外亦皆加輕焉故惟象之所繪是其
一代刑辟之大者也典之為言與典三禮之典同舜
之致戒蓋曰循象以掌常刑用流以宥輕罪鞭以警
有位朴以懲不率金以贖其可恕青灾而應赦怙終
而不改則皆隨其麗法者加操縱焉則舜之刑於此
數者皆相須而不可相無者也然至于制中弼教帝以
其功歸之皐陶特曰方施象刑惟明而流鞭朴贖皆
不在數則象刑者其一代刑典之大者也雖然有刑
而後有象刑者實用也象者假設也從假設者以名
其刑似舉影明形不本其本何也曰此所以見聖人

海虞瞿氏藏本

期無刑之意也及其未用而設警以先則不待入畏
而後知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值
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種物怪也聖人范金肖物著
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屐者知畏而預為之辟也此
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以期
不犯者名其刑而使見者不及於犯則刀鋸斧鉞椎
鑿皆付之不用聖人之欲也示之以畏而民應之以
不畏則其假設者為實用矣故曰方施象刑惟明也
其後成王之制以義斷制則自名其刑義刑穆王之
訓夏明贖則聖人本其制而命之曰贖刑亦各賓其

實而已矣

象刑五

謂異衣冠之為象刑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夫秋官所掌既有三典五刑以明正糾結矣而又有加桎梏而坐石以耻之者又有去冠飾而書版以辱者則於其起居服用實有意乎以別異行懲艾矣而又古者典刑冊希簡傳政不詳戰國之時刑辟滋衆已有傷時慕古者曰古能以畫衣

海虞瞿氏藏本

代刑而今獨不能其在荀况固已聞之至漢而傳益訛諸儒遂和附其說以為誠然鄭元之于司圜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墨蒙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願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昏靡闕秦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

竹垞本無闕字却是旦字

深暴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耻可以去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為迂古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彼其結繩舜干特致其至而非其所從致也苟以民頑俗薄而疑象刑之無能有懲是特不究其所從致者耳三后恤功以期多賴伯夷降典以折未然民日遷善遠罪既與刑忘矣而猶時有不肅故畫象以示而發其愧畏之機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

海虞瞿氏藏本

之為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五

從千頃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三宅三俊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流之四
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
是其所為三宅也正有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
其所為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顯為用人而作雖以司
寇謹罰終竟其文要其叮嚀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
一耳三代本末有序凡其施置率常先德後刑安有
未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彞序亦非立政任

有字衍

人本指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別為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為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為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槩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為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為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掌可以程品豈容虛並三

海虞瞿氏藏本

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復考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夏初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後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蓋事牧準三官也人君處此以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職而總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俊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

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命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
為官稱非如自上而下初語矣此定事定牧定準所
從命名以為三定者然也三定既為官稱則隨其職
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並附三定而名
之三俊也

三定三俊二

天下職任多矣常伯摠率百官常任謹戒百事準人
平濇刑罰三者關繫治亂最為要切故舉天下之大
而能擇人以濇三職則于君道遂無餘事此夏人舉
要致詳之意而商周承之以為治本者也湯之興也

海虞瞿氏藏本

濇字衍

用是人居是職則誠安其位而無讒邪傾間之園
名若人之有若才則誠當其才而無名浮實失之偽
此非成湯自立此模也知夏制而敬承之故于三定
之三俊既能信用而四方萬里遂于夏法乎見德也
文武之造周也以言乎夏制則知其指而不謬以言
其時髦則又能灼其其蘊而無失故周之治亦遂追
夏軼商也然則夏之此制施諸用人如方圓必于規
矩不可舍而他之何也為其執要而致詳故也孔安
國求其說而不得頗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
定無義民一語也夫籲俊而訓德先夏之所以定人

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義民者未夏
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至于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
所徙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
以及用刑也哉

三宅三俊三

自虞夏以及成周事日益多官日益衆其分職任事
者不患乏人願成王之資不及文武則其操縱之法
尤當得要故夏之三宅在成王時尤為用人會最也
二帝三王官稱之著于詩書者已自不同特不知事
牧準其在三代各為何官何名而周公之陳三宅世

海虞瞿氏藏本

更三代名同一軌雖其意尚或可想而制不可強言
也且庶言庶獄既分授職則三宅也者其居虞夏似
在九官六卿之列然而庶謹所寄實將審察幾康且
有參摠萬幾之象則非法守所能拘囿矣載考之古
禹作司空而上兼百揆周公為師而下任冢宰則此
之庶謹又未必非大臣之所兼摠也然則此三職者
以授任則甚重以擇任則甚要故官制勢異而委寄
常同理極其當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殆此制之
類也雖然桀紂之世三庶未嘗虛位也而其所徙宅
者非禹湯之所以宅也故周公既枚數三代當否以

為之鑒又極舉文王用心以為之戒其曰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得夏禹宅
人之指而擇其所以宅也言獄謹罔攸兼罔敢知者
憲其或有纖毫疑貳則不安所宅也當其致戒則曰
既已俾亂則自一話一言勿以致疑及其中告則曰
能宅之則必用之能用之則必能細繹之是然後可
以責其安位也故宅之為義如人之宅其宅也轉徙
無定固不足以為宅相攸不審與夫居之不安亦皆
不足以為宅故夏之初制固已誨德而審所宅商周
循之其曰嚴惟丕式曰克知三有宅心曰惟克厥宅

海虞瞿氏藏本

心其式其心率皆準夏以言也此又一書之要旨也
舜

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矣楊雄以其意見言之曰襲堯之爵有堯之
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雄
之若言殆重華協帝之義疏耳而非舜之所以無為
也竟水功制象服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堯故而又時巡考制一歲之間
車轍馬跡率嘗周徧天下安得謂為垂拱坐視也耶
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為其斯
以為無為也歟故由仁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
自為如此之仁自為如此之義也易之無思無為箕
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
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為言語好惡悉屏除謝絕付之
無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
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野人也幾
希聞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適非獨不異野人亦
將不異于土石無為之言至矣舉世言行苟有善則

海虞瞿氏藏本

果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禦過則其作為孰勇于
是繫辭之贊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
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密也其不動也人以為土
石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為江河沛然
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
而舜特其可得而見者也世之言無為者不入于楊
子則入于釋氏楊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
釋之說則棄人倫蔑禮法以空為至自空以上無指

揚竹垞本从才旁

馬施諸一夫獨善者猶不害也若舉而措諸天下則應感出治以何為宗哉闕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揆之于易有藏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復寂然則聚塊積塵而已耳天下何賴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刑政舜皆能之而能不為也以其該而照其偏也稷契皋夔孰可尸是孰可主彼當其可而授之模不强其所不能為不致其所不可遂則凡所分命亦非舜而自為區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舜不能

海虞瞿氏藏本

高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區處之初已大夫當况自親之歟故曰發無知何能為則又并與無為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為而致之無為則孔子之謂恭已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哉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敦信明義紛紛更初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真垂拱哉

禹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慈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夫無間云者有所非間之對也是故賈捐之得

以立議曰孔子稱堯曰大哉堯之舜曰盡善禹曰無
間禹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力
量大小常于此焉發見也不稽其功孰測其有禹之
出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敷命所
承與重華所協幾幾乎莫可高下則三聖相襲似難
作兩觀也而捐揣切夫子本語一猶實有等差者何
也曰此不可從事為之末而究辨之也若孔子必有
為言之也湯之伐夏也內省却顧其于揖遜實有慙
色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願于弔伐救民不數數然
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已以素信于天下者曰不邇聲

海虞瞿氏藏本

有字衍

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湯之慙慙其伐夏而自君
也今其所立既以瘞身為物而為夷夏之所信戴惟
恐誅弔之不先此豈私一已而富覆天下者所能得
此乎民哉舉茲以稱而湯之自慙者解矣此事理之
相形而話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啓也德固無慙于
堯舜而迹則近于私已也故萬章之問孟子曰人有
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夫萬章既舉
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來已久夫子亦必已聞耳矣
而不足正與之辨也特究其非間所起而陰用其所

不然者折之若曰人之樂乎為君者為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已私也為其天下皆為我勞而我無所用力也今從其宮室衣服飲食而卑之而惡之而非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豐乎匹夫矣至于黻冕鬼神凡為天下出度者則致極而不敢薄甚者胼胝手足傷切膚理不子其子而極力疏濬無遠不暨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孫哉吾無間然之語重復而叮嗑蓋不折其疑而默解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觀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無非蹈非則無是苟從其對而明

海虞瞿氏藏本

之則不待斥言枚別而意會了然矣子貢未知衛輒之舉見黜于夫子乎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輒蒯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于輒蒯設不問之問夫子之於禹有不辯之辯故聖賢不辭費也

夫子一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位在德元力足以管攝天下凡所施置勢兼畏慕則在動也隨固易易然也夫子終身匹士無所資憑而當時推尊萬世主信六君子之言動政教反依其言以行此其間必有無器

而民趨不令而人孚者矣陳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之至于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良恭儉讓殆從子禽所見言之耳而夫子能使所至之國不問何侯不問何事虛心有訪焉所謂如有政吾其與聞者盛德所薰非枚數一二者可究也日之麗天與春為生與夏為育秋之物以堅冬之物以藏方其位當而勢順未覺大異也六君子者之事也明已入地轉晝為夜百川井泉噓氣上蒸若將雨而出雲然雖枯田蔓草根芟毛甲悉傳

海虞瞿氏藏本

滋液如麻粟如珠璣均被霑洽夫何自而然也至陽莫過雖隔越九地無不透徹也此夫子之德之盛非阨窮在下之所能掩者也德至是矣則誠於此者自形于彼其豈有所用力也哉夫子嘗諭志于人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語者從常以觀僅能相安于無事耳然以一身而付億億萬以無作而應有待不施敬養而老者自爾安不立要約而朋友自爾信無所拊輯而血氣方剛者自爾歸慕槩其規撫以準古法是為何所肖似哉無告之民易以凌虐而能使天下俱不能虐窮困之士難以伸達而至公

億字衍

至明自不埋伏此其為效豈人人而恩事事而察者
之所能哉達則堯舜窮則夫子其致一也子貢嘗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
非爾所及也夫我不上人所得自制也人或我加自
非德力藹著使其人望焉而意已消渠肯但已故曰
非爾所及也此聖賢之分也

夫子二

期不喻而後命命不喻而後說說不喻而後辯此立
德者淺深之別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比之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者絕相遠

海虞瞿氏藏本

測字衍

也彼其畫刑象示愧畏而民用不犯則固不免于期
矣而命辨說三者泯于無見也夫子嘗語子貢曰予
欲無言蓋期至乎此也學如子貢聞若語而猶測特
以語言之常意其無以闕通彼已也則隨獻所疑曰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於夫子所指不翅胡
越遠矣夫子蓋傷世人無復足以喻此者則又從而
申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
子貢無所復叩非不叩也不知所叩也四時于其當
行而自行百物于其應生而自生舍天則無所稟令
而天豈臨事旋出此令歟此夫子之所自期而欲屈

于無位者也子貢之學晚而益進蓋嘗因文章之舊
聞得性天于自悟其見益非往比故其稱述夫子曰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此即古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之所
為者也使賜也而早悟此理則無言之誨吾知如一
以貫之之唯無所不說之愚矣魯居天下其比齊楚
秦晉亦已小矣夫子一為司寇而出妻避境餘年儲
價者皆遁逃斂戢至於墮郈墮費三家雖肆不敢斥
其逼已則必有不怒而威於斧鉞者矣謹鄆龜陰之
田向也坐受侵辱至是一兵不陳齊人章章奉版以

海虞瞿氏藏本

致字衍

復非其德力所致被大於秦楚齊魏之勢能爾矣乎
少須暇之其於不令有孚殆不難矣天其未欲乎治
天下故于堯舜但能祖襲之而已無能有所究達也
臨河接浙伐木削迹至一身無所容而識者不以忝
諸孚感之間特曰此亦妄人也而已以堯為父而有
朱以舜為兄而有象以周公繼述文武而民不靖不
起于外而起于王宮邦君室則他人何誅焉天之方
春凝冰之山窮髮之境無不萌敷華實至于木之無
根者石之無氣者焦然其猶大冬而人不曰天德不
足以徧覆也此有以畀彼無以受則一木之枯一石

之頑豈足以格闕大生之德哉

考古編卷五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六

從千頃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中庸第一

夫子之設教也以人人未進是則不躡等以告故論語一書皆仁義禮樂之具至為道日損以上無語焉夫子思之著書也以道道苟在是則德發所見展竭無餘不問世之能與乎否也而遂逆設以待故論語所載率寓遠指於近言之中而中庸所書并出真見於難言之地此非子思而敢戾于夫子也其所指各有以也夫子嘗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一本無夫字

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夫子之心也故賢如子貢而性天道尚不得聞親如伯魚而過庭之訓僅止詩禮非有僅也度其可受而授之其所施有分量也若夫子思之措意則有異矣自天命之性率而修之以為世教自修道之教浸而復之至于無聲無臭豈惟聞言能受者世難其人若親見聖人而得其所受亦難絕其謂也方夫子在也擇人以告而應機而唯者不過一二子苟去聖日遠又不得天下英才以教而徒執反隅故法則恐微言由已而絕故宣極書所得以待知者此子思

海虞瞿氏藏本

所以異于夫子也子思之傳是為孟子孟子之門猶有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之徒相與難疑答問然課其所詣尚未得與七十子班其况有望于參賜也哉此七篇之書又不容已也

中庸二

由夫子之雅言以達之其所不言則為子思者亦難為辭矣於是酌其可言與其不容言者而時出一意焉體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準向資物象以證妙而使人有所發寤是為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是其委曲也是理也通中庸一書莫不皆

而字衍

然而取證于天地者尤多且有序也其曰至誠可以
造化育可以參天地特言其可耳至不息而久以極
乎博厚高明則直與天地配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則
言行在民莫不敬信覆載所及莫不尊親亦既大矣
然猶有待於作為也至于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人
之敬信也不以言動人之畏勸不以賞怒君子之至
於斯也篤恭罔無作而天下自平雖動容出辭亦且
泯于不有稽其所宿其在堯舜夫子則無名也無言
也而于上天之載則無聲也無臭也不復有倫可擬
也天命之性於此乎復修道之教遂如魚兔之筌蹄

海虞瞿氏藏本

矣蓋子思談道其序之可考者如此而能發難言之
妙于可以循求之域則假物之助多也趙岐之贊孟
子曰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自謂與
人立辨非其得已而肯徒設喻以矜已長也哉惟其
借世人之共知者以摠發其所未知故辭不費而理
已明也此又孟子之學源流出于子思者也

中庸三

凡中庸援琴瑟神鬼山石河江者則專以取喻也其
本天地為言者一以證類一以指實也域中有四大
天也地也道也正相配對也愬攝覆載者固出于道

而模高厚以為道則者舍天地莫與明也體是道而在上則為帝為王而隱約在下雖匹士亦聖人也故凡語及天地即是聖人非止以類證類而已也高明博厚者固天地也誠之形而著久而證者其于載物成物亦天地也今其論道止及天者功用相當達者信之未達者思焉無有轉而之他者也惟其發凡未幾即援鳶魚躍飛以為初入之證最其參四大而明道要者也諸儒至此皆紛紛無宿殆不究全書本指而剝剝一言一句以鑿出聽見焉耳中庸之書既以高明博厚者為道而亦通之天地聖人矣凡其高厚

海虞瞿氏藏本

固皆不可究窮而事物之在高厚間者有證焉可稽以驗也用此證而語人其言雖小而理不可訾其究雖大而物莫能尚即至愚可以共知共行而聖人莫得究知究能者是然後見飛躍之可以察上下也鳶之飛豈能極天之高魚之躍豈足以究地之厚然寥廓之間飛者得以凌厲平地之下躍者以之自出則謂之且厚固不誣也此之不誣豈徒憑虛設說哉飛躍之在高厚求道者之於道要功及尺寸則象已及尺寸功在尋丈則證相亦及尋丈進仁義則仁義見進禮樂則禮樂形舉茲以稱天雖蒼蒼而高茫

竹垞本無御名同音四字

御名同音

之間飛者得以凌厲平地之下躍者以之自

茫而深其分際亦皆昭然在目矣此上下之理所得
由此而察也前乎子思固有指天地以喻道者矣然
其侈贊其大而不能借物以明大則受斯言者其口
唯然而心不擇然其于求道之心不免有所不足也
今其即魚鳶以驗高厚也則有準矣飛躍所及分際
以明分際明而高厚顯天地之大雖未可遽窮而亦
可以意想矣是故上下之際察于語小莫破之初而
天地之道察於語大莫載之後此正匹夫匹婦之可
知可行而達諸聖人之莫知莫能子思蓋以此該括
初終而示人以至道之要也合中庸一書言之自誠

海虞瞿氏藏本

明既一以後凡言天地者不歸諸聖人則歸之君子
以斯道在焉故也至其書初言及天地則皆宿之於
道而不傳之以人蓋其曰戒曰矯曰擇曰遵方飾身
以求道而未能擬道以參身故人自人天地自天地
未能一也由此而言則矯戒擇遵二者正在飛躍之
地也粗有績用可以稽證而未及乎知至至之者也
故子思以若言者而著之於初也學者徒玩其辭而
不究其序意謂聖賢之言我而可度則其造理也淺
則相與求諸高遠而入之艱深至其甚也倣擬浮屠
氏之相問答焉大抵設隱行度務為不可攻詰而子

思之假物明理者益以背矣子思豈亦有憂於此哉
其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因取
伐柯近則以喻其辭則夫人之相習為深相欺為高
者在其當時容已有之後世何訾焉

中庸四

孟子序善信美以及聖神即夫子學立知_從之義疏
階等也學而至于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喜怒哀樂
之有中視聽言動之皆禮進乎大而幾于化矣莊周
窺見其等而傳事以言則曰回也進仁義矣進禮樂
矣少焉又曰忘仁義矣忘禮樂矣此數語也殆如用

海虞瞿氏藏本

孔門尺度而準其所造毫釐不差也仁義禮樂固未
足盡道苟不於仁義禮樂焉而求其日益日損則亦
無以為鳶魚飛躍之候矣飛躍之證見而上下之察
明則樂正子之學中乎二下乎四不待經孟子而其
等亦已可明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所以從
兄事親者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也樂則生
生則烏可已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與朋
來而悅人不知而不愠者同其所有也諸如此類皆
學力之等序道之證也夫子之於學者雖不明言其

等而答問所及尚可考也舍其細而言其大則一以貫之不惟參賜之外莫得預聞而是語之發亦非參賜之敢有請也參之承言而唯固進其等矣賜方以多學而識為擬則夫夫子之期賜者高而賜之等高下也故夫子顧由而歎曰知德者鮮矣子之歎蓋嘆賜也賜而見嘆則天下之不如賜者多矣子思孟軻安得如許英才而次第之則中庸之作俟聖人於百世之後七篇之作寄聞見於五百年之遠若之何而可已哉

莊子

海虞瞿氏藏本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為至以有為初其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遙游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人無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游而至于逍遙則意欲鄉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為拘闕矣其曰遊豈真游哉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游也其游也與聖人過化之過同也其不遊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踐履間哉夫遊而得至于此則既從心不踰距而猖狂蹈大方矣借欲借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以喻遊而絕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故鳩之決起鷗之騰躍鯤

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精粗絕不倫等率皆
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諧怪以騁辨博而已也二蟲
笑鵬翅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之藉而羽翰之恃
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槁
枋榆翔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為力焉故也鵬搏扶搖
上至九萬里由北海望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
無一物能為隔礙則假物之效殆極于是是猶躡善
信而致美大超乎其為大人亦既洪矣然有不能道
遙者勢資之翼翼資之風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
謝棄行迹御風冷然更為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上

海虞瞿氏藏本

愈况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
有冷然者以供其禦而非能自往自復也反覆致意
既已詳盡然後直抉其奧而為之言曰此雖免乎行
猶有所待也若夫秉天地之正而御六藝之辨以遊
無窮者彼夫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譬喻有
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為逍遙則其化有復無
之指其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
言所向雖精密荒唐意緒不一而要其歸宿凡礫塵
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
則相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為異端此為世立教者所

當然也然而冥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尚見稱于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清淨無欲而其所排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自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有深意雖甚放其言亦隱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談道之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說古人事為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槩廢乎至于放

海虞瞿氏藏本

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木使遇堯舜君出為陳之其真蕩放無檢如槌提絕滅所云也哉

漢丞相封侯

漢書公孫宏傳丞相封侯自宏始史記亦記宏以相得封而不言始宏也案申屠嘉傳孝文十六年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始安侯史漢語皆同漢關內侯得為爵不得為侯故無食邑嘉之食始安也以嘗從高祖故孝文特加之恩非常制也嘉雖以恩特得食邑固是關內侯耳及其拜相廼即始安故邑真封列侯

是嘉正用拜相侯也以百官表考之漢自置相以來
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皆以故
侯相至繼蒼而相即嘉也是前乎嘉者無以未侯而
相者也嘉之後為周亞夫衛綰竇嬰田蚡又皆故列
侯也至陶青劉舍許昌薛澤四人雖無傳可考百官
表明著澤以平棘侯相則是因相得侯則是嘉始也
於功臣表侯亦明言嘉從高祖食邑五百戶用丞相
侯而其傳宏輒遂忘之則司馬遷不言始宏者其當
時親見之詳也

唐初對御草制

海虞瞿氏藏本

明皇雜錄上相蘇頲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
其不工因詭謂曰國之壞珽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
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密恚曰蕭嵩靈
有其表耳又嘗欲相張齊邱夜間直宿為誰知其為
中書侍郎韋沆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
而忘其名今為侯伯沆曰豈張齊邱耶即命草詔仍
令宮人持燭沆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
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因感至晚竟
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于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
未歸北門所居名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

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垍同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于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

婦人拜

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曰重之予按後周天元靜帝大

海虞瞿氏藏本

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据此詔特命于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姑不跪者殆至此始并于廟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為跪禮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用戰國策蘇秦過洛陽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七

唐試通晝夜

從千頃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唐人嘗有題詩試闈者曰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為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文字不錯然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瑕病

或可矜量其曰通宵則知自晝連夜前詩言盡三條
燭而此只得兩燭皆可略存唐制也

御藥院掌禮文

御藥院本以按驗秘方合和御藥為職今兼受行典
禮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言所自按東京記大慶殿
北崇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橫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
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為通英延議義二閣講諷之所也
殿西北即後苑苑有太清樓龍圖閣所傳書籍以此
言之自崇政殿後即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
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書內侍掌之耶

海虞瞿氏藏本

一本無書
字

古書傳訛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
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為是今觀鹽鐵
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
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
借其語為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使執鹽鐵論為漢
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立武后

高宗欲易置中宮願命大臣合力謁諫皆不之聽竟
廢武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于世間

公議若畧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往以才行
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
慈特以武氏賜朕事同故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
範六宮母儀萬姓可立為皇后夫其委曲自就如此
是猶有恧心焉韓褚諸人既犯必死以諫君能用此
微諷如王珪之於廬江王妃或有萬一耶惜其能死
而不知出此固知期期不奉詔者不能成事也彼留
侯之定國本也未嘗正與高帝辨當否也獨念四老
人者帝不能致而為太子致之則帝知天下之大老
既以歸心而太子有不必易也故帝意所以自回無

海虞瞿氏藏本

待致諫也然則天下事豈不以謀哉其後武氏得志
變唐為周勢焰又非初立時比駱賓王馳檄天下明
指聚麀之醜而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解說反歎宰
相失人乃知事犯公義不獨心不可欺口亦不能自
文也

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
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固啓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
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也初讀
此了未曉賦韻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

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鈎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
用座有江摠陸瑜孔範等三人後至韻得逆格白赫
易夕擲斤折喏等^字其詩用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
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格也為鈎坐客均探各據
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
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曰古未之有也抑不知
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鈎所得而非
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
肅入魏舍江南故事^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
之詩曰本為薄工蚕今為機工絲得路遂騰去頗憶

海虞瞿氏藏本

纏綿時其繼室代答先謝正次用絲^時字兩韻則亦以
唱和為次矣謝氏詩三句
原本有脫字

君子貴乎道者三

古人立信蓋有說^說事植德而不能孚者其於暴慢鄙
倍亦有以力驅勢禁而不能卻者夫君子安能以容
色辭氣之間能人之所不能也宗廟社稷之中未能^禮
敬于民而民敬蓋有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
福先戰言克先祭期福豈敢辨于臨事之後哉此所
以貴乎有道也苟有道矣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無不如志也

後漢傳會議語

光武以應讖起信之既篤凡出政定制拜易宰相亦奉以從事故終漢之世人宗尚遂以成俗凡事有不與之應者亦皆牽合文致之蔡邕獨斷引河圖曰九世會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自高帝以至光武于世次廼在十一上應不九下不在十一于是漢人曲為之說曰兄弟不相為後成哀平雖三世相繼為帝然從長沙定王而昭穆之光武視元帝為父行而成兄也哀姪也平孫也皆不得以上光武光武世次當繼元不繼成也于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是為八世而

海虞瞿氏藏本

光武世實在九此其傳會非不巧也然成哀平實嘗為帝乃云兄弟不應相後故讖文黜成哀平而躋光武以曲就世次當九之文既昭昭無理矣更以其說自攻其說則文與惠正兄弟也若弟帝而兄不得數如光武之于成帝然則惠先乎文正當黜矣惠而嘗當黜則自高至光才八世耳今欲其減之至八則斥成哀平使在世數之外欲其增之至九則惠文雖以弟繼兄亦槩數之以當世數其不可笑哉

發運司

祖宗朝歲漕東南米六百萬石支京師一歲之用故

自真至泗置倉七所轉相灌注由江達淮由淮達汴而於真州置發運司以摠之真雖川廣荆襄江淮閩浙水陸之衝然初時置使之意不專為漕事蓋有權水旱制低昂之策存乎其間若不使之該摠諸路則有無不肯相通運動不動故既分道各有漕臣而又摠置發運之司是其置官本意也于是京師歲計止用六百萬石而發運司所儲嘗有二千二百萬石別有糴米可以糴一千二百萬石又在此七倉儲米之外每歲之春撥發見米上供至九月間不待秋苗起催而其年歲計六百萬石已達中都矣此六百萬已足

海虞瞿氏藏本

給用而見粟猶有六百萬是嗣歲上供更有指準故有水旱災傷蠲租折額亦未至乏供則又以糴本之千二百萬者轉于他郡糴賤而饒積既有餘遂可斟量諸郡豐凶而制其取予如其年兩浙歉江東西豐即糴諸江東西以足浙額却以江東西賤價而貴輸於浙浙既比本土得輸賤價而江東西粒米狼戾又可貿易成錢不至甚賤傷農所謂兩利而交贍法之美者也至蔡京用事初置直達綱江船徑達于淮而上汴于汴轉般倉由此遂廢因取向來糴本之可支兩歲者往資妄用其後又取直達船供花石綱之餘

者方以運糧自此不獨規模盡廢而儲蓄掃地矣乾道戊子六部食會版曹陳巖叟侍郎言之陳晉公怒之後也宜知本末

緡錢省陌

憲宗時昭蔡用兵經費屈竭皇甫鑄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復抽五十元和十二年民間墊用有至七十者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糶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兵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經用每歲墊八十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貫纔八十

海虞瞿氏藏本

五河南府以八十為百後至五代漢隱帝時王章為三司使取緡錢之以八十為陌者每陌又減三錢即今之官省錢所由始也

張平叔請官糶鹽

平叔嘗議官自糶鹽韓退之駁之東坡曰平叔者不知何人但必是小人也按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法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詩窮乃工

白樂天題李杜詩卷歷叙二公流落而詩名動四夷

者未乃曰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歐公所謂非詩窮人窮而後工者也

子沈子列子

公羊稱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此說有理或曰非也列禦寇弟子稱其師曰子列子釋者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其門人亦得交相命之其曰子列子猶言女之列子蓋宗而親之之辭也其味尤長

昭武廟立像

海虞瞿氏藏本

春明退朝錄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內城山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服傳之像或云二帝塑像不在但存侍者故也予按唐會要天寶元年田同秀言元元皇帝降遂置廟於太廡坊及東都積善坊命工採石為元元皇帝聖容又採石為元聖容侍立于元元之右以王者衮冕之服又于像之東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之狀由此言之宋次道謂為武廟者必非元元皇帝廟而立二人者非未必李林甫陳希烈也當時郡國皆有元元廟張巡起兵睢陽率衆

哭于元元皇帝廟是也當是東都之後斷石為之而
他土家搏土以塑乎又王仁裕入洛記華清宮溫泉有
七聖堂當堂塑元元皇帝以太宗高中睿元肅及竇
太后兩面行列侍立俱冠劍袞冕洒掃甚嚴仁裕以
蜀俘歸後唐華清更涉兵亂不知其幾而所見尚如
此則昭武廟所塑立侍者未必非高祖太宗像也唐
以老聃為祖則雖立侍而傳冠服不以為嫌

武宗用道士趙歸真言斥佛教

唐史臣贊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
籙服藥以求長生以此見其非明知不惑者特志有

海虞瞿氏藏本

好惡耳按唐會要武宗志好神仙以趙道士趙歸真為
道門西街教授博士歸真乘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
之教宜盡去之帝乃澄汰天下僧尼宣宗即位遂發
歸真罪竄之海外據此而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
主用道士偏語不止志偶好惡而已也

史記稱武帝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史治尚循謹由最暴酷遷
不應稱武帝殆褚先生輩語也

皇甫湜未必肯師退之

退之抗顏為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

不叛去否混之論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颶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于灌溉或乘于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朝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反是豈嘗肯就弟子之列

漢特祭滕公

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用一壺酒四脰骨滕公嘗脫孝惠魯元于難而斥少帝立文帝其功為要故特祭之不知祭於外塾其制度何出

海虞瞿氏藏本

後九月

漢初不獨襲秦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為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正和二年始于四月後書閏四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六奇秘計

平城之圍史家但言用陳平秘計以得免難應劭曰平畫美女以給閼氏言將獻之以奪其寵閼氏懼而

推時二字照竹垞本增

與之闕說師古曰應氏之語出桓譚新論譚意其當然耳非傳記所說也按勾奴傳帝使使厚遺閼氏閼氏因言漢主有神廼得開圍一角則雖未必給獻美女而解圍之藉閼氏已不容諱其秘而不傳蓋耻之也六竒之策如行金間楚偽遊縛信大抵不憚行詐往往猥而可耻至於賂遺閼氏又特不武故尤欲掩秘也然天下後世終可欺歟當時持賂傳言不能以一陳平獨任其事必有往來其間豈特四知而已則安可盡掩也

後山用僧句意

海虞瞿氏藏本

如字衍

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後山詩話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垓子耳及後山在錢唐仍有句曰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因此如李光弼用郭子儀旗幟士卒而號令所及精彩皆變者也

考古編卷七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八

從千頃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華清宮生荔枝

長安四望繡成堆
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道荔枝來
說者非之謂明皇帝
以十月幸華清宮
涉春輒回是荔枝熟時
未嘗在驪山然咸通
中有袁郊者作甘澤謠
載許雲封所得荔枝香
笛同曲曰天寶十四年
六月一日貴妃誕辰
駕幸驪山命小部音聲
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時
未有名南海適獻荔枝
因名荔枝香開元遺事
帝與妃每至七月七日

夜在華清宮游晏而白樂天長恨歌亦言七月七日
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知杜牧之詩乃當時傳
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遽以傳聞而疑傳信最
不可也

子司

禮部之于太常戶部之于司農諸曹如此等類今世
通謂子司蓋唐人已有其語而制則異也六部分二
十四司有郎均之為郎而結銜以本部者為頭司餘
司為子司也若吏部則封勳已下皆以子司目之非
如今人指所隸寺監之謂也故唐志所書六部頭司

海虞瞿氏藏本

郎官則曰為尚書侍郎之貳其不結本曹入銜者則
否是頭司子司之別也

中書舍人封還詔書

給事中繳勅即塗歸故事也或問予中書舍人封敕
何始徧考無之予按舊唐書正觀二年太宗謂侍臣
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須執論比
來唯覺阿順遂無一言諫諍若惟書敕行文書何須
擇人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擬有不穩必須執奏
又六典中書舍人所職曰制既行有悞則奏而更改正
之六典李林甫之所領修也以林甫之專君而于改

敕之文不敢變沒者以有太宗詔語也凡此皆舍人
得封敕本祖也塗歸之制唐雖有之中葉已廢故李
藩塗敕而史驚乞改蓋久不振舉故也歐陽文忠志
胡宿墓曰皇祐初胡宿知制詔封還內侍楊懷敏除
副都頭制仁宗問前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
事中表高不草廬祀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
命舍人草制自兩舍人中封還詞頭者相繼然則唐
制雖許封還而其季末遂無振職者故仁宗發問也
年四十而見惡馬
自童年修進積至四十在孔子以身立教則為不惑

海虞瞿氏藏本

在世人通範則為強仕蓋學而至此自當強立不反
矣於斯時也而過惡方且見著不掩則其所立止
此不進矣若猶有善行可以蓋藏其惡未至發見則
猶有望也

凌煙功臣

呂溫贊凌煙功臣其序曰至若張亮侯君集之跋扈
敢沒其刑名用彰天刑蓋集于圖象後方以罪誅當其
臨決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象而已豈當時
為帝有見象之言遂不敢毀撤耶故呂溫得以議行
黜削也盧元卿法書記王廙等帖正觀十三年褚遂

良已下列名于後其中一行有史部尚書公五字無
姓名元卿注已下云侯君集初同書犯法後措名則
當時亦緣太宗意雖措名尚不沒其位置也

名官闕忌

唐東都有殿名正觀

正字本犯嫌諱
改用正在舍殿北

煬帝所造唐

因之不改世人擬定宮室年號名稱苟哀季已嘗有
之則雖已建已行猶亟改避正觀紀年其治效亞次
三代豈已隋殿名所得而汙以此知禍福無不自已
求豈在區區小數間也

外國地理書難信

海虞瞿氏藏本

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天竺皆在長安
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
經諸國及中州地里併數之尚不及萬里唐史信世
之所傳謂為幅員三萬里則已夸矣僧元奘西域記
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紫波
斯在五竺西則波斯通中國其泛海而東蓋環越
五竺之境矣且使不盡越九萬里者而以其半為數
則波斯之人豈有能至中國者哉又言奘以正觀三
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間以年計自當得五千餘日而
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為屈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

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徧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地里又未在此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元奘釋子也既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略如釋語之誕無疑也丙申十一月晦讀元奘記書之以見外國地里難考者類如此

王書樂毅論

歷代以樂毅論為大令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啓梁武乃曰心疑近摹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為梁世模本也梁晉相去絕近既皆不以為真則誠偽矣正觀十三年褚遂良敘禁中大令書五卷遂以樂毅論為第一

海虞瞿氏藏本

黃庭經次之其別叙援太宗敕語為證曰此論誠真蹟也此恐誤也梁經侯景之亂所藏王書悉燼于火何以此論獨得不毀豈其損迹猶好而帝獨過賞以比其真耶太平公主後從禁中取而有之以織袋襲置奩中及其敗入咸陽老嫗手史迹捕急嫗欲滅迹亟投爨竈香聞數里此徐浩建中四年所記也若武平一兩記則又不然曰太平敗其黨薛宗允懼罪乃以賂岐王遂歸岐邸不焚棄也二說如此未知孰是然開元五年哀大王真蹟為五十八卷以黃庭經為正書第一無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真本不存明矣今

世傳本必是模搨又未必正是當時傳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正觀中嘗敕馮承素等搨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內本之經褚河南敘錄者凡接縫及卷首卷尾皆印正觀二年以識今傳本又皆無之知是搨之又搨不疑也

一本如是

蘭亭

蘭亭真本傳徽之徽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辯才辯才本正觀中歸禁中後入昭陵褚遂良受勅叙次王書在十三年蘭亭著錄在行書第一武平一謂正觀搨本是勅溫韞等搨賜房元齡已下八人及

海虞瞿氏藏本

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則蘭亭之傳世者亦又轉模搨本者也未知今世石本其模諸溫韞所出者耶抑當時轉搨本也故今世傳本亦自相異同

一本末有云以此耳四字

黃庭經

晉書謂換鶯者道德經也世或用為黃庭人輒笈之按褚遂良武平一記當時親見皆是黃庭遂良仍列正書五卷之二且曰六十行與山陰道士者以是驗之知為黃庭不疑右軍書其最為後世貴重者三蘭亭樂毅論與黃庭也蘭庭既入昭陵樂毅論開元間已亡惟黃庭非太宗所甚愜意故更太平不取得在

怡裕齋

御府至潼關失守真跡為張通儒持向幽州不知何在

王僧虔論書

南史王僧虔傳齊高帝與僧虔賭書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張懷瓘書斷所載小不同而差有理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羅池碑

退之羅池碑廟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體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蓋騷體

海虞瞿氏藏本

也東皇太一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鏘鳴兮琳瑯老杜曰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集古錄得其碑本其文云然而歐公猶疑之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之弟成叔聃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

廟在郡國亦名原廟

一本作疑誤

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為原廟渭北衣冠
月出遊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原者
如原蠶之原既有太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為義也
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
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
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
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于
原廟則豈其為高原之說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于
郡國者得稱原廟也

李藩塗詔

海虞瞿氏藏本

元和五年王諤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
藩權德輿奉密旨曰王諤可兼宰相宜即擬米藩以
為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縱不作
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日且暮何暇別作奏德輿尋亦上疏陳事遂得止崔
氏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
奉密旨宜即擬米自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塗詔矣
凡欲降白麻若商量于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
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
可止尤為疏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

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予以唐制攷之藩之塗詔蓋用塗歸故事特其所用之地本比制差大耳按開元凡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勳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門至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宜便即落下以墨塗訖仍于甲上具述事由并牒中書省唐志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給事中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考功以二十四最考内外史凡制敕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予摠此三者觀之唐世不獨許其塗詔仍且進考以賞之願立法許塗官階勳封擬狀及他詔敕有所處分者耳而藩所塗歸

海虞瞿氏藏本

乃諭相密旨故權德輿失色謂因別奏不應往塗也本傳又載藩在先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初尾批卻吏驚請聯他紙亦是墨塗敕狀久無舉行者而藩驟為之故吏以為驚也當憲宗之欲用王諤也其時容諫之意未替藩故為激切以回帝意且恐既降密旨或時不待擬狀徑命學士草麻則誠無及故曰日暮不暇別奏也崔氏以常時待進擬者疑其得於擬狀更以狀敷陳不知藩意也

法從

今世通稱侍從為法從豈以其從法駕故耶按漢制

大駕八十一乘即公卿奉引至法駕三十六乘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公卿不在其中則謂侍從為法從似未當

魏徵寢

封氏見聞錄魏徵正寢輟太宗小殿為之開元中焚於火子孫哭三日朝士皆弔然白樂天請出內帑錢贖還此第乃云此寢太宗輟殿材所為不可不自朝廷與贖即似是正觀初所賜尚在封氏願云開元時已燼于火兩說必有一誤未知孰是

冠者五六人

海虞瞿氏藏本

論語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姑以意言之非決定語也啓顏錄載北齊石勒筭取二語者雜組其數以傳會七十二子用為優戲初時見之止付一笑耳及觀漢舊儀載漢雩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說正以五六冠者為三十八六七童子為四十二人則石優戲語漢儒固已用為實事此其傳誤與小孤嫁彭浪亦何異也丁亥十月十九日夜觀漢舊儀書

天地在限

人言天地之大無所終窮然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戶以南納日影天竺在中國之西則又必開東戶以

受西景舊唐書則日之所昱中于中土而已可知中
人土圭量地之法而占地里近遠則雖在五三侯服
之內亦有差別矣

行不由徑

古井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略如棋枰皆方直不
願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
踰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
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
日凡所趨操必有截然不出禮度之外者如非公事
不見邑宰亦其類也子游舉此以答聖人得士之問

海虞瞿氏藏本

正亦舉末明本豈可指此謂為末節而不足見人也
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
識視之不夫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考古編卷八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九

從千頃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周太祖葬劍甲袞冕

歐陽公五代史論郭周太祖遺命葬劍甲各一於河
中大名葬袞冕各一於河東澶州以為不知其首
讀世宗實錄具載太祖遺語蓋嘗曰按行夾塏深坎
於下各封土為陵量立城闕既曰各封則不止一處
意在設疑以罔盜耳盜見其封土立闕則必穿竅若
一處無得則他處不敢覬望此太祖意而史或不察
也以是知史文蓋不厭于詳也然周祖此智竟可疑

考古編卷九

怡裕齋

人乎漢諸陵皆發惟霸陵生以德葬以儉初獨得免
久亦不能全也張釋之所謂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
擲又何戚焉者確論也霸陵之不免也盜意其富有
天下必欲^有可欲焉者史載溫韜聚發唐陵獨乾陵不
可近近之輒有風雨此不可曉然^者嘗記唐人有一
書備載乾陵之役每鑿地得土一車即載致十里外
換受沙礫以回實之方中故方中不復本土而皆積
沙壅之此防盜者之巧思也土受澗^潤則相著穴之為
數尺隧道可往入矣沙礫散燥不相粘著非盡徙而
他之雖欲取往闕隧無由而可凡盜之至于發陵^者類

海虞瞿氏藏本

韜元作韜
一本尚未
詳

皆乘亂承間暫至亟去無能持久徐虛^運以虛其積者
也故雖有劇盜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見其不竟也
遂從而神之以為有風雨驅迫其實不然也然設此
巧者誰乎銅^鑄漆絮費而不工矣

僧尼拜天子

唐志道士女官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禮也

愈

孟子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徐錯曰說文無恕字至
心部愈字引孟子為釋乃用愈字從心從介其義為
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

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聖賢本指必多而不可究詰也

舞馬起於景龍間

世傳舞馬銜盃上壽起于開元非也中宗時已有之景龍文館記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盃卧而復起吐蕃大驚即不起開元時矣

六典

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陸堅為起居舍人奉詔修六典張燕公以委徐堅余後繼張始興李右相開元

徐字衍

海虞瞿氏藏本

二十六年奏草上遂發詔下有司百僚表賀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据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矮進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壘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即是陽城嘗援六典為奏得罷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于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元祐諸公議更元豐故事則痛詆六典以為未嘗頒用殆

有激而云耳

伏生口訛

史記堯本紀載書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尚書云惟刑之謚哉司馬貞索隱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謚相近遂作謚也

北景

劉胸舊唐書志景州北景縣名屬日南郡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胸云北景後漢書皆為北景說者曰日中人

海虞瞿氏藏本

影與日相比此說迂徙其日影景之自北射南因以北景名之最為明往也且其郡自名日南則景為北景故相應矣

左藏火禁

唐左藏令凡藏院之內禁人燃火則今左藏火禁唐有之矣

食其

漢相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其六國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索隱項羽記

戚夫人生里

竹垞本如意下直接以高帝
不空白

水經沔水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蠲復
其鄉更名洋川縣表夫人載誕之祥也按史記呂后
紀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
題門作姬謂戚姬門也為據此即戚姬必定陶人其里
門猶有題表則非生于洋川明矣或者姬家因亂自
定陶轉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則有理若
謂生洋川而改縣名以表其異則洋川自是水名無
表異之義漢傳外戚曰高祖為漢王二年立孝惠為
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又高
五王傳如意闕四字以高帝即位之九年立為趙

海虞瞿氏藏本

王張良傳漢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愈欲以如意易
太子蓋高祖之起為沛公者三年為漢王者四年至
即帝位後在位十二年欲立如意為太子通為漢王
時止十六年帝不以如意為少恐是為沛公之二年
攻定陶時得之耶則如意十七八矣

郝靈荃

開元間得默啜首者唐史為郝靈荃白樂天新豐折
臂翁注云郝雲岑雲岑者豈其字或藩官耶

臺諫納副本

祖宗時臺諫論列宰執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

例趙抃論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元祐間孫
覺劉摯蘇轍王巖叟紫章論蔡確韓縝確既出別次
待罪而縝安位如故覺乞以前后章疏示之至六年
九月中丞鄭雍正言寔策皆論右僕射劉摯摯已待
罪暨宣押對後自辨之奏曰面承聖諭乃知臺諫言
王鞏事外又言臣牢籠章御名邢恕此即因宣諭乃
知所言之事元無副本也元符三年正言陳瓘論左
丞蔡卞言願以劾臣章示卞使卞自為去就後凡六
章徽宗諭輔臣曰臺諫劾卞已十餘章當令卞知自
為去就就衆方白遣吳伯舉諭之遂降瓘及龔夬章

海虞瞿氏藏本

初字衍

章下傳字

付三省是皆無納副本事不知示副起自何時

中書舍人七員

故事外制不過六員熙寧九年闕一員神宗不欲獨
試李大臨命蘇頌同試遂溢數乃特恩也頌傳

虬鬚傳

李靖在隋嘗言高祖終不為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
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言所以
蓋諱之也虬鬚傳言靖得虬鬚客資助遂以家力佐
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鬚
似太宗小說亦辯人言太宗虬鬚鬚可以挂角弓是

虬鬚乃太宗矣而謂虬鬚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為戲語也

進馬匹二十千

今退馬每匹入緡錢二十當價案文潞公熙寧五年諸監收計馬價匹為緡錢十五即令一馬二十千又是後未價踴時所定矣一馬之值僅十有五緡而前輩負進為臺符之所督取者甚多不知何以富韓公堯背文潞公更為其家作奏乞不追所負馬價錢

書後謹空

沈括補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字

海虞瞿氏藏本

如從尊暨卑但於空紙批所欲言曰反某人如今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物氣分數諸家至此為說各異至謂不死為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釋其義予以為武帝病言歷者之於星辰膠執而泥苟用其說輒皆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

摠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活法而在王通則為圓機也史部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歷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其知

海虞瞿氏藏本

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歷立矣

土風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周之禮樂在魯馬夫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天生德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精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怪哉

裏行

唐太宗愛張昌齡翠微頌命于通事舍人裏供奉亦馬周御史裏行之義也是時周為裏行久矣

通鑑一百八十九

進止

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者是也案此既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棲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棲楚出金吾伏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棲楚待罪時處分未白其白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有進止如玉堂底所載凡

海虞瞿氏藏本

一本王作玉

宣言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不怨

管仲奪伯氏駢邑能使伯氏無怨諸葛亮貶斥李平廖立亮死二人皆飲泣世以此高管葛能服人固矣然而吾有見焉傳咸有言曰受堯之誅不能不稱堯之直臣無枉則伯氏李廖引義自分亦賢矣盧懷謹知其才不及姚崇事事聽和無所可否人譏之為伴食司馬光曰古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于懷謹有取也鄭繁作相有天下事可知之語古今所共鄙笑然亦與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以先于陳實為媿意

亦何異願繁無以自立耳夫其心即既賜之心也世之無能而妬嫌者不惟不肯自降又從而文之以訾短他人者皆是也劉蕡對策以直言不入等其時得第者凡二十二人獨李邵能曰劉蕡不第我輩厚願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孟子謂齊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邵之謂矣

考古編卷九

海虞瞿氏藏本

考古編卷十

從千頃堂舊抄本錄出

宋程大昌撰

祿薄不可養廉

漢宣帝詔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劉崇僭位以其土地所入少宰相奉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

當時人言時事有不同者

唐志太宗設官七百三十一員曰吾以此待天下士亦足矣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

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同坐食也則其設員多少不同也賈捐之言元狩六年貫朽不可較此時帝在位已二十六年築朔方定兩粵通巴蜀戶口減半無財給用既已算及商車安得貫朽事也陸贄言天下府兵八百府居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唐志正觀間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十一耳論古事者若以為其時親見必勝傳聞豈不反為所誤哉

荀卿稱子弓乃仲弓

海虞瞿氏藏本

楊倞曰荀卿言及子弓常與仲尼相配漢儒林傳有駢臂子弓江東人受易者駢臂傳易之外是無所聞荀卿所稱非駢臂也子弓仲弓也曰子著其為師也駢音寒楊倞注荀子元和時人

賢書獻祖廟

今禮部進士奏名已取其試文自上而下十人者錄奏焚獻攢官相傳承平時故事不知起何時案歸田錄焚御試卷十人以上於貞宗影殿豈即其始耶然古亦有本周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登于天府天府者祖廟之守藏在焉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

皆于此乎受而藏之治中者鄭司農以為治職簿書之要也夫簿書之要尚即廟藏之則賢書從藏固宜其宜也漢文帝之策賢良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然則尚矣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賚之詩曰大封於廟也蘇秦說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庭夫封拜賞皆即廟以行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則賢書藏實其間特用賢中之一事耳

秦已前已曾刻石

始皇二十六年刻石瑯琊臺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

海虞瞿氏藏本

過千里刻金石以自為紀秦皇帝一海內以為郡縣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夫秦既引古帝紀刻金石者以為其時刻石本想秦以前不尚銘功鐘鼎其必已有入室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磨泐故古字之在後世有得諸鐘鼎而無得之石刻者其堅脆不同理固然也

歐公易亡

歐陽公謂記禮者引易語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之疑易亦不全或曰此繇辭也古嘗有之為後人所削如元者善之長前乎孔子之文言矣此說于

理可通而無據也太史公傳引此語裴駘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豈史遷時已有易緯耶抑為緯者反傳古語以信其書耶

平陽公主

衛青傳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可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遂詔尚平陽公主然則青尚主時主夫曹壽故無恙也武帝所為大率如此

對揚

唐人以得見進對為對揚如太宗時羣臣言事者上

海虞瞿氏藏本

多引古今折之多不能對揚劉洎上書曰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猶恐羣下未能對揚是也其意蓋取書對揚天子休命為語其實非也傳說之謂對揚者受天子美言而答揚之于外成王命謂君陳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夏侯勝出道帝語而曰堯言布於天下若是者可以名為對揚今劉洎所云者對耳非揚也然其誤韋約軌責弼曰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是其誤之起已自後周矣

以征伐利歸臣下利不歸人主說和

嚴安上書武帝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羗燹畧葳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唐武德五年突厥入大高祖遣鄭
元璠往諭之璠說頡利曰今掠虜所得皆入國入于
可汗何有不如復修和親坐受金帛又皆入可汗府
庫與其棄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引
兵還蓋言中其實利害切於其身故能以言語回驚
悍也富韓公慶厯和議世傳援此意為說虜遂就和
然韓公前後語錄皆不載此語不知說者本何書予
嘗辨之

便道之官

海虞瞿氏藏本

漢蕭望之自御史大夫為太子太傅望之所在新舊
官俱在朝著而曰便道之官何也按漢官舊儀載御
史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
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云云據此即是入見延登
而後之官者是其常也今望之自大夫為太子太傅
許不入謝往往受任故曰便道也便道云者猶曰即
行不得入見也

春夏行刑

古者春夏不行刑曰惡與天之生長相拂也然或罪
狀已白停刑以待秋冬於事情殊不便然世人習見

日久王莽地皇元年以出軍故春夏斬人都市百姓
震懼則以驟見而駭非莽罪也今且勿問其事出于
何人軍師所向呼吸成敗兵興^若逗撓得待秋冬而誅
乎以此知天下事駭衆者難以強也

貴粟

漢文景勸農之詔曰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時平歲豐未知此語深切事情也唐兵圍王世充洛
陽城中絹一疋直粟三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讀史
至此始知文景生為帝子而自知民生要物真賢聖
也唐史載正觀四年斗米三四錢故行千里者不齎

海虞瞿氏藏本

糧明皇天寶二載海內斗米率為錢十三青齊間斗
米三錢道路列肆具食酒以勞行人此孟子所謂菽
粟如水火而民無有不仁者也漢武隋煬輕農重邊
竭國力招致胡虜圖為美觀而道設酒肉以示奢足
當時以為夷類所笑安得以正觀開元真富盛者示
之乎

官俸有儉錢

今外官給棧驛券其色目有儉錢人有衙官本唐制
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閣伏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
供役使已乃救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

本衙棧字
及錢字

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閭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
摠稱月俸則始以所入防閭白直等願錢正供百官
俸入也今其事日遠而給券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
之則

殺一不辜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然牧野之戰血流漂
鹵豈竟有罪者乎荀子曰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
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前徒倒戈攻
于後以北非反攻也遁而相戕也至于知悔未歸則
在所不殺故曰不迓克奔也

海虞瞿氏藏本

馮商續史紀

張湯傳賢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
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
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卜卒會病
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通侯

漢高紀通侯諸將注言功德通于王室非也本文為
徹侯徹之為言槩五等侯爵不分高下皆得為真侯
也其後避武帝諱始改徹為通則安得通于王室之
義漢又有關內侯在二十等爵名之內為其不給食

邑遂不在侯數則知得八五等侯籍始通稱為侯也
其後改為列侯即是以其列于五等言之

立講

舊講筵雖當講者亦坐仁宗富于春秋乃立侍便於
指示遂為故事名氏家塾廣記

唐李賢注令鮮水誤

段紀明傳追東羗至今水鮮上李賢注令鮮水名今在
在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羗谷水此說非
也在張掖者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陁以西橋令
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東羗乃在上郡

海虞瞿氏藏本

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

史記語為漢書所更

史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
漢曰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史陸賈傳一歲中往
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溷公為也
漢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水經不純桑欽書

河水右瀆東北逕長樂郡武疆縣故城東酈曰長樂
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按杜佑以欽所紀
有後漢和帝時地名疑其人出和帝以後今此既改

信都徙長樂則晉太康間事也議者以為後人誤以
酈注加之本云然此所訂正信都改為長樂乃酈所
注則不得謂為以酈注而入之經

菑縣

史稱漢武帝菑縣至章帝惡其聲與災近改為考城
今按靳歙縣傳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則高帝時已為
菑縣矣豈班固追書乎

秦穆公以人徙死

古今罪秦穆公以人徙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願
徇者而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橫死其二臣亦穿冢以

海虞瞿氏藏本

徙是時橫已失國豈能強之使徇乎詩曰如可贖兮
入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徙徇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
繆公遺命使然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徙死者然則
自繆公以至康共其國俗既以願徇為義固亦不立
法禁故獻公既葬出子知非令典始以國法絕之
以絹準贖

古者金作贖刑或百鎰五十鎰皆差其坐罪輕重聽
贖至漢世又以金價計贖故其謂十金法重不忍相
暴章者是也自唐至今計贖例皆以絹始自北齊高
祖等為武成定律變古贖金之制使以中絹代典至

唐世定令贖罪雖得用銅而計贓則遂用絹價其制以犯罪之處中絹為估至開元十六年敕定為五百五十則用絹贖罪雖始于北齊而用絹直計贓則始於唐也穆王訓夏贖刑以鍰配罪孔穎達言入黃銅二十兩為一鍰也漢言罰金幾兩黃金也則唐世用銅有本也

稅不可合其名為一

崔琳為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司吏得為姦故除其名合以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更增之議者不能奪

歐文琳碑

海虞瞿氏藏本

少艾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為少好之女也徧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為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為艾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于汪曰少當讀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為義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刈艾即刈也懲艾云者

懲絕之也詩曰時乃錢鏞奄觀銍艾亦以刈讀是其
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慕之時矣
至有妻子而慕妻子則所謂孝哀于親之時不止于
稍艾而已也此之為艾亦哀減之意也

是書照于頊堂黃氏本傳寫寫畢後又借得竹垞先生藏本因據以校正
乾隆壬戌三月仁和杭世駿識

此書吾邑瞿氏怡裕齋從仁和杭氏校竹垞本錄出也昔
歲張子真茂才曾假杭本居於其家藏居雲峰初本
頗多是正今春子榮明從漢以可銘杭氏本居於書中
抄香脫誤交皆一校補其與原本有异同並有是字今並

考古編卷十畢

著文以備參攷用墨筆為識不以混入也
四月三日姑蘇瞿氏校記

海虞瞿氏藏本



